



肥水之战

张习孔

中华书局

237.7

中国历史小丛书

肥水之战

张 习 孔

目 录

一、西晋灭亡后的南北形势·····	1
二、苻坚统一北中国·····	5
三、东晋襄阳抗战·····	9
四、苻坚大举进攻·····	14
五、洛涧战役·····	17
六、草木皆兵·····	23
七、肥水决战·····	26
八、淝水之战的胜利及其影响·····	29



A 828561

一、西晋灭亡后的南北形势

公元 265 年,魏国的晋王司马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晋朝,都城在洛阳,司马炎自己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公元 280 年(西晋武帝太康元年),西晋出兵消灭了在长江下游的吴政权,统一了全国。

晋武帝死后没有多久,西晋政府派在各地的皇族将军们,都想争夺皇帝的位置,于是发生了大混战。这时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乘机进入中原地区,割据土地。少数民族很多,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当时人把他们叫作“五胡”。

公元 304 年(西晋惠帝永兴元年),在西晋皇族司马颖手下做将领的匈奴贵族刘渊,利用西晋统治阶级内部混战的机会,统率自己的匈奴兵在山西独立。公元 311 年(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刘渊攻进了洛阳,捉去了晋怀帝司马炽,历史上把这件事叫作“永嘉之乱”。公元 316 年(西晋愍帝建兴西年),匈奴兵又打进长安,西晋最后的一个皇帝愍帝司马业投降,维持了五十二年的西晋王朝就灭亡了。

这样一来，羯、鲜卑、氐、羌等族纷纷起兵，在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北中国各自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王朝。这个王朝灭亡，那个王朝兴起，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五胡十六国”。各族的贵族之间还相互厮杀，并且残酷地压迫各族人民，北中国陷入了非常混乱的局面。

在北方混战的时候，一批北方的汉族大地主纷纷逃到长江以南。他们支持西晋皇族中的司马睿〔rui 锐〕在建康（今南京）重新建立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权，历史上把这个政权叫作“东晋”。司马睿就是晋元帝。

偏安在江南的东晋政权，实际上是以北方逃到江南的大地主做基础，并联合江南当地的大地主建立起来的。北方南逃的大地主在东晋政权里占着主要地位，其中势力最大的是王、谢西个大族。东晋的地主政权刚一建立，王氏家族中的王导就掌握了军政大权，因为他首先劝司马睿从徐州移镇建康建立政权。司马睿渡江以后，北方南逃的大地主为了在江南扩张个人势力，也都拥护他。但是江南当地的大地主，很多是从前吴国的贵族和官僚的子孙，自从吴国被晋灭亡以后，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因此对司马睿的政权怀着敌意。王导就劝司马睿拉拢几个最大的江南大地主到政府里做官，缓和一下对立的关系。但是北方大地主在

东晋政府里仍旧占着主要的地位，所以北方南逃的大地主和江南当地的大地主之间，常常互相倾轧。

到了东晋中叶，姓桓的大族代替了姓王的大族掌握了东晋的大权。之后，姓谢的大族又排斥了桓氏的势力，谢安做了东晋的宰相。

北中国的广大汉族人民在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过着灾难深重的痛苦生活，日夜盼望着晋军北伐。但是东晋统治集团却只顾贪婪地象臭虫一样地吮吸着老百姓的膏血，彼此象狗抢骨头一样地争夺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从来不把收复失地的事情放夜心上。那些大地主靠着皇帝赐给的特权和放债的办法，弄了许多土地还不满足，居然敢明目张胆地霸占老百姓的田园，所以少数大地主占有了江南的大部分土地。象王导在建康的东北就有皇帝给他的“赐田”八十多顷（一顷是一百亩）；有个叫刁逵的大地主有一万顷田，光是他的奴仆就有一千多人。农民失去了土地，还要担负苛重的租税和劳役，生活很痛苦，他们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了。

在东晋统治集团里，主张北伐的只是极个别的人。从皇帝到朝臣、大族地主，都安于在南方建立小朝廷，根本不想打回北方去。有一个爱国将领刘琨曾经主张北伐，反而遭到最高统治者的反对和破坏。

可是流亡到江南的老百姓却忘不了自己的家乡，他们坚决反对残暴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要恢复失去的土地。范阳(今河北涿县)人祖逖，在西晋末年流亡到江南。他在公元313年向晋元帝司马睿要求北伐。司马睿只给他一千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的军费，让他自己招募士兵和制造武器。祖逖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支持，英勇地渡过长江，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收复了黄河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土地，打败了羯人贵族石勒的军队。当地的老百姓都抬酒宰牛欢迎他，老人们欢喜得流着眼泪说：“我们都老了，想不到还能做晋朝的百姓，就是死也无恨了！”可是东晋的统治集团却妒嫉祖逖，认为他在老百姓中有威信是对朝廷的威胁，就派一个大地主做都督去监视他，牵制他的行动。祖逖非常忧愤，竟被统治者气死了，他的北伐事业也去败了。

在这以后的一些年代里，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又有庾亮、殷琰、桓温等举行过北伐，但这些野心家的北伐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没有收复北方失地的决心，又不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因此也都先后失数。这样，在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就有足够的时间稳定内部，不断扩张势力。占据关中一带的氐人贵族就在这时强大起来，向黄河中下游扩张势力，统一了北方。

二、苻坚统一北中国

在“五胡十六国”的混战时期，黄河流域的田园荒芜了，房屋烧毁了，老百姓遭到屠杀和灾难，农业生产受到摧残和破坏。各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这些统治者。

氐族部落的首长苻洪，原来是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东南）人。公元333年（东晋成帝咸和八年），苻洪和关中的羌族一同被后赵的石虎迁到黄河流域的中部地区，做了“流人”都督，驻守在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石虎死了以后，苻洪暂时投降了东晋，但实际上东晋并不能控制他。苻洪的部众有十多万，占据着枋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后来苻洪被部将谋害了，他的第三个儿子苻健继续统率他的部下，向西闯入了关中，扩大势力范围，占领了长安一带的地方。公元351年（东晋穆帝永和七年），苻健建立了前秦政权，都城在长安，自称“秦天王”，第二年又改称皇帝，开始设置官吏。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还实行了一些收买人心的措施，减轻了一些苛税，这样就奠定了前秦政权的初步基础。

苻健做了四年皇帝就死了，他的儿子苻生继位。

苻生是个性情残暴的坏蛋，常常带着弓箭刀锯，胡乱杀人。苻生和群臣饮宴的时候，一面劝人饮酒，一面弯弓搭箭，把那些不能饮酒的大臣都射死在筵席上。有些大臣劝他不要乱杀人，他就说别人是故意骂他，把他们也统统杀掉，连丞相雷弱儿也被他杀掉了。公元357年（东晋穆帝升平元年），他的一个族弟“龙骧将军”苻坚和一些大臣密谋，带兵进宫把苻生杀掉了。

苻坚夺取了政权以后，自己称“大秦天王”，肃清了苻生的残余势力。这个氏族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任用汉人王猛做中书侍郎，执掌大权。王猛是北海剧（今山东寿光县东南）人，曾经在洛阳市上贩卖过草蓐，也读过一些兵书，后来隐居在华阴山。公元354年（东晋穆帝永和十年），东晋的桓温领兵北伐，来到灊上（今陕西西安东）的时候，王猛披着一件破旧的短衣服去见他。桓温很重视他，让他作军谋祭酒。后来桓温因为军粮不足退兵的时候，要王猛跟他一起回东晋，王猛却拒绝了。后来苻坚派人来请他，他就投奔了苻坚，替苻坚出主意，成了苻坚的谋主。他一年内升了五次官，做到“尚书左仆射”。王猛根据汉族大他主统治和剥削老百姓的经验，帮助氏族统治者在北中国建立起封建的剥削制度，也建立了一些新制度。苻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便支持王猛对氏族的不法贵族和地方豪强进

行压抑的政策。因为贵族豪强的势力暂时受到了打击,客观上使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些保障,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苻坚还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兴修了一些水利,充实了国内的经济力量,氏族贵族和投降的汉族大地主对北中国人民的联合统治巩固了。



王猛成了苻坚的谋主

前秦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了,苻坚就乘机向外扩展。公元370年(东晋废帝太和五年),他灭了鲜卑施建立的前燕;公元371(东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又占领

了东晋的汉中；公元373年（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又占领了东晋的成都和梁、益（今四川大部地区）二州，控制了长江上游地区；公元376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灭了前凉，又占领了现在甘肃西部和新疆南部的广大地区。苻坚还派兵灭了代国（今山西代县一带），占领了西南、西域的一些地方，成为“五胡十六国”中最强大的一个王朝。

王猛在执政的时候，还标榜和东晋友好，来笼络汉族人民，收买人心。公元375年，王猛得了重病，快要死了，他对苻坚说：“晋朝虽然偏安在南方，可是还算巩固，我死了以后，最好还是不要跟晋朝打仗。”可是王猛死了以后，苻坚抛弃了过去麻痹汉族人民的政策。氏族统治阶级加重了对北方汉族人民的压迫、剥削和歧视。同时前秦内部还有许多其他族的半独立的部落，他们都有自己的首领，对氏族贵族的统治并不拥护，和苻坚存在着矛盾。当时前秦在北中国的统治充满了复杂和尖锐的矛盾，政权并不稳固，一旦遇到外来的挫折，就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土崩瓦解的道路。可是苻坚骄傲自大，为了扩大掠夺和剥削财富的范围，满足个人享受的贵欲，接连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王猛死后的第八年，苻坚终于发动了对东晋的战争。

三、东晋襄阳抗战

当前秦已经成为长江以北唯一强大军事力量的时候，东晋的北方就越来越吃紧了。从长江中游到淮水一带的襄阳、寿阳和淮阴等城，都成了东晋的边防要地。可是东晋统治阶级过着苟安腐朽的剥削寄生生活，丝毫不把这种紧张局势放在心上。到了后来，战争爆发的可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当时执掌东晋大权的谢氏家族，看到苻坚快下手了，就在军事上做了一些准备。谢安在公元377年（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任命将军朱序做梁州刺史，守卫襄阳，还派了自己的侄儿谢玄坐镇广陵（今江苏扬州），负责江北的军事。谢玄为预防苻坚向南侵犯，就在当地招募南逃的北方农民及其子弟，充实队伍。有个名叫刘牢之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辈都是有名的勇将，也去应募。谢玄看到他很勇猛，又会打仗，就叫他担任参军的职务，率领一支最精壮的士兵做整个军队的前锋。后来，谢玄兼任了徐州刺史，坐镇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因为京口在京都建康的北面，所以当时把京口称为北府，把谢玄这支军队称作“北府兵”。

公元378年的春天，苻坚派遣他的儿子苻丕做统

帅，领了七万军队，从正面向东晋的重镇襄阳发动了进攻，另外还派遣十万兵马，分做三路从侧面配合苻丕进攻。前秦对东晋的大规模的战争序幕就揭开了。

这年四月，前秦的兵马到了汉水的北面。镇守襄阳的朱序，从城楼上望见秦军的旗号，知道是秦将石越率领的骑兵。朱序心里想：汉水的民船已经全都靠到南岸来了，他们找不到渡江的船只，又怎么能渡过汉水呢？所以他毫不在乎，没有积极设防。

当秦兵到达汉水北岸的消息刚刚传到襄阳的时候，朱序的母亲韩氏就非常警惕。韩氏早年曾经跟随朱序的父亲朱焘打过仗，也懂得一些军事上的知识，他担心秦兵早晚会渡过汉水来攻城的，于是亲自去巡视襄阳城的防守工作。韩氏看到面临汉水的中城的西北角城墙很不坚固，容易倒塌，就带领家里的许多女仆和城里的壮年妇女准备在这里修筑一道新的城墙。襄阳城里的妇女们看到刺史的母亲年岁很大，还这样不辞劳苦地关心城里的安全，都很感动，于是她们也都参加了筑城墙的工作。因为大家齐心努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修筑起了城面北角的一条二十多丈长的新城墙。

当时，汉水北面的秦将石越，接到统帅苻丕的命令，要他强渡汉水。石越不敢怠慢，赶紧预备了轻便的竹筏，命令部下的五千个骑兵，一齐乘筏渡江。襄阳城



韩氏带领全城妇女修筑新的城墙

上的守军看到秦兵行动了，慌忙去报告朱序。朱序接到报告，方才大惊失色，要在城外面布防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把守城的将士全部撤到中城里去，把城门紧紧

地关闭起来。

强渡汉水的石越带了五千骑兵，很快地渡到了南岸。石越到了襄阳城外，下了攻城命令，五千个骑兵便汹汹地开始冲杀，很快就占领了襄阳城的外郭。这时晋军停在汉水南岸的一百多只渡船，也全被石越的骑兵缴获了。他们强迫船夫驾船驶往北岸，又把其他的秦兵全部渡过江来。秦兵的主帅苻丕来到了襄阳城下，亲自指挥士兵打仗。秦兵昼夜不停地攻打襄阳的中城，困守在襄阳中城的朱序和全城的将士，依靠城内老百姓的支援，展开了激烈的守城战。因为受到秦兵的猛烈冲击，中城的西北角果然倒坍了，幸亏城里面还有那道新筑的城墙，这才挡住了秦兵的攻势。襄阳城的老百姓对于韩氏的预见非常佩服，于是大家就把这道新城墙起名叫做“夫人城”。

襄阳的攻守战是很剧烈的。当时东晋的大将桓冲，率领了七万军队驻守在襄阳以南的上明（今湖北松滋县西），但他非常害怕秦兵的声势，不敢去援救襄阳。这就使得苻丕有了更多的时间调兵遣将，把襄阳城一重又一重地围困起来，并堵住了晋军的粮道，以孤立襄阳。

襄阳城的广大军民坚决抵抗前秦，连城里的妇女也上城防守，英勇地参加了战斗。从这年春天一直到

年底，苻丕始终没有办法攻下这座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孤城。于是苻坚发了火，他派人送给儿子苻丕一把宝剑，限令苻丕在来年春天攻下襄阳，要是攻不下，就用这把剑自杀。苻丕害怕了，命令部下的十几万军队加紧猛攻襄阳城，可是每次都遭到襄阳军民的英勇反击，被迫退到离襄阳城较远的地方扎下营寨，策划下一步的进攻。

秦兵退了，可是朱序却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积极加强城里的守卫工作，反而放松了戒备。到了第二年的二月，来序手下的督护李伯护暗地派自己的儿子偷出城去，跑到秦营去告密，向苻丕说：襄阳的城防已经松懈了，如果秦兵前来攻城，愿意做苻丕的内应。苻丕和李伯护这个奸细还约好攻城的日子。因为李伯护的出卖，固守了一年的襄阳城终于失陷了。朱序在城陷以后，被苻丕捉住，解送到长安，他的意志不坚定，受不了敌人的威胁利诱，终于投降了前秦，做了前秦的“度支尚书”（管理财政的最高长官）。那个出卖襄阳城的坏蛋李伯护，自以为可以得到苻坚的重用，结果反而被苻坚杀了。

襄阳失陷以后，东晋的防线便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形势十分紧张，秦兵凶焰格外高涨了。他们加紧攻打襄阳西面的魏兴（今陕西安康县北），晋朝的守将吉

挹也奋勇苦战。公元379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四月,魏兴失守,吉挹想自杀,却被部下劝住了。后来秦兵俘虏了吉挹,他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不肯讲一句话,吃一点东西,终于光荣地牺牲了。同时,秦兵又对东晋的东方防线发动进攻,相继攻下彭城、淮阴、盱眙,还围攻三阿(今江苏高邮县西北)。秦兵的先锋部队距离广陵只有百把里的路程,从广陵到东晋王朝的京城建康也不远了,东晋朝廷惊慌不安,急忙在长江一带布防。东晋的大将谢玄从广陵赶到三阿,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才把秦兵的攻势打退,解除了三阿的围困。接着,谢玄向北推进,收复了盱眙、淮阴,迫使秦兵不得不狼狈地败退到淮水以北。

前秦的进犯,暂时被打退了。

四、苻坚大举进攻

苻坚听到了失败的消息,就用惩罚部下的办法来泄愤。有的大将很怕苻坚,就自杀了;有的虽然保全了性命,可是也被苻坚剥夺了官爵和职位。苻坚为了满足他个人掠夺财富的私欲,一心想吞并东晋。可是东晋王朝却以为危机已经过去了,根本不想积极设防,也不想乘机反攻,收复失地。

公元382年的四月，苻坚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积极地进行战争的准备。他任命弟弟苻融做“征南大将军”。八月里，他又任命裴元略做巴西（今四川绵阳县一带）、梓潼二郡的太守，秘密命令他在长江上游训练水军，准备从四川沿着长江顺流东下，向东晋发动更大的进攻。

这年十月，苻坚在大举进兵的前夕，在长安的太极殿召开了包括文武官员参加的御前会议，会议内容是商量进攻东晋的大计。苻坚首先向官员们提出问题说：“我继承王位已经二十多年了，四面八方大体上也已经平定，只有东南的晋朝还不投降。现在我有九十七万军队，很想亲自去攻打晋朝，你们的意见怎样？”文武官员听苻坚说要起兵攻打晋朝，都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觉得攻打晋朝没有什么把握。有个“左仆射”名叫权翼的首先说：“晋朝虽然偏安在江南，可是内部还没有涣散，何况还有谢安、桓冲这些杰出的人才，最好还是以后再说。”石越也说：“东晋据有长江天险，看来是不可以进攻的。”苻坚见权翼和石越都反对自己用兵，心里很不高兴，同时还认为自己军队强大，于是骄傲地说：“我带领的军队这么多，只要把马鞭丢在长江里，就可以把长江的江流堵断。长江又有什么了不起呢？”